

郭敖 主编

李东宇，曾经的校园写手，混迹于大大小小的青春杂志。如《萌芽》《青年文学》等。文字评论散见于各类报纸杂志。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杨哲，作家、导演、编剧。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专业。出版小说《放飞》《没有翅膀的天使》《埋》，杂文集《杨哲主义》。电影《芳香之旅》《落地秀才》《80后空乘》《博客奇谈》编剧、导演，话剧《易牙王》编剧。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NEW
CONCEPT

新概念

历届一等奖获奖者作品

精选范本B卷

李遥策，1986年生于浙江温州，职业策划人、组稿人、演出经纪人。在《萌芽》等众多主流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作品，获得读者强烈好评。著有长篇悬疑推理小说《灰之预言》《十二宫》。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项雨甜，女，现攻读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在《青年文学》《萌芽》等刊物发表多篇文章。喜欢美食、美景，念旧，轻微固执。有些怀疑现在，却相信明天，也相信过去。走过青春的暴烈和困惑，生活得单纯而坚定。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七届、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黄可，1993年出生于福建，自信开朗的狮子座。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郭龙，现就读于厦门大学。喜欢走路与写作，爱一个人静静地思考。曾经想去流浪，现在正在流浪。每天醒来与睡去都会悄悄告诉自己：可以经常失望，但不能绝望。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YZLI0890117545

陈培峰，笔名土耳其，生于南方广东的广东梅州。热爱阅读，喜欢写作。作品《青春的甜蜜约定》等书或杂志。第四届

魏春亮，生于1986年，安徽涡阳人。南京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现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研究生。作品散见于《萌芽》《新作文》《红豆》《青年文学》等杂志。“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热爱着我的家乡土地。在文学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努力构造自己的精神世界。”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朝華出版社

我在时间剧终的页码上写满了你的名字



郭敖 主编
新概念作文系列



YZLI0890117545

『忘记时间的钟』

图文/AoKu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光：新概念历届一等奖获奖者作品精选范本. B 卷/郭敖主编. —北京：朝华出版社，2011. 7

ISBN 978 - 7 - 5054 - 2774 - 7

I. ①荣… II. ①郭…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1504 号

荣光：新概念历届一等奖获奖者作品精选范本. B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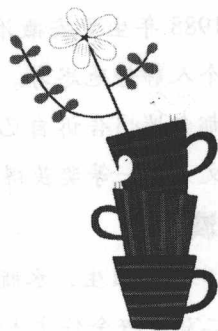
主 编 郭 敖
编 委 王匡敏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梁 惠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774 - 7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辑 青春残片

锦瑟 / 刘卫东 3

穿过冬天的人们 / 陈培峰 16

朋友的朋友 / 滕洋 22

北回归线以北 / 李遥策 35

我们 / 项雨甜 54

第二辑 彼岸花开

薰衣草的纪念地 / 刘玥 65

39度女孩 / 奉波 76

过度诠释 / 刘嘉俊 104

白光 / 魏春亮 112

一直等 / 雪轩 126

写给这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 花桀 133

第三辑 沉默派对

纪念小哲 / 杨哲 143

黄金时代 / 刘卫东 150

逃亡 / 郭龙 154

门外 / 奉波 166

我只是想去旅行 / 周亚波 185

白虫夜行 / 黄可 192

第四辑 暮色狂欢

零度 / 滕洋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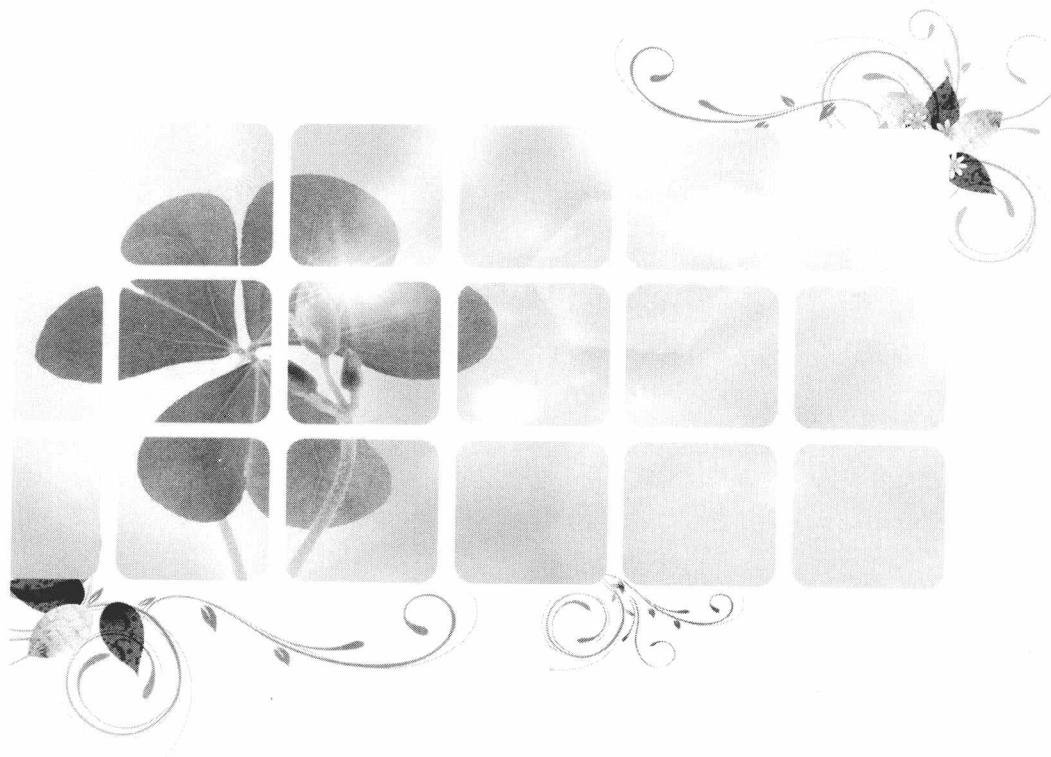
葬心 / 项雨甜 214

小说 / 李东宇 221

我们都回不去了 / 丁威 232

海的女儿 / 刘嘉俊 238

游离在故事中的生活中的你的故事与生活 / 李遥策 248



第一辑 青春残片

☆锦瑟 / 刘卫东

☆穿过冬天的人们 / 陈培峰

☆朋友的朋友 / 滕 洋

☆北回归线以北 / 李遥策

☆我们 / 项雨甜

锦瑟

■ 刘卫东

深夜的时候，雨水从屋瓦和青草的缝隙里，顺着干枯的芦苇叶子滴下来，我在腾格尔无伴奏的清唱音乐里半睡半醒。读书和思考的最佳状态已经过去，疲劳的身体和迟钝的思绪此刻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记得小时候听古琴的声音，在月光下，那酸楚的音乐和父亲抽烟的时候那明亮的火花留在我的脑海里。顺着长满爬山虎的高高的土墙，风吹过来，尘土就簌簌地落在我的脸上，我看着星空，古琴的声音就从黑色的院落飘过来，把我拥抱起来。我边走边扯弄着墙上干燥粗糙的枯藤，朝着有灯光的地方走去。那是铁匠的家，铁的废墟和煤炭的残渣堆得高高的，几乎挡住了我的视线。失去了一条腿的铁匠就坐在苇席上，月光从破旧的窗户照过来，被他的身体挡住了，于是放大的铁匠宽阔的身形印在了墙上。炉火把我的脸烤得通红，木柴在炉子里发出喊叫，整个屋子里弥漫着木头的陈香。

有时候是下雨天，我看着铁匠抡起大铁锤，赤裸着上身，满头大汗，狠狠地砸向通红的铁块。铁的颜色由红变青，最后变成黑色，那是农具的原始颜色。有时候是青色，凝固在火苗里，那是朴刀的颜色。然后打制好的铁器被丢进雨水里，那些铁就会在瞬间发出尖叫和咆哮，水汽冲过来，堵住了门口。

从铁匠的家里回去，要经过一片坟墓。经过长长的土墙之后，黑森森的柏树林吞没了我，我找不到自己的影子，月光冰冷地落在我的肩膀上，回头可以

看到那堵土墙在月光下溶化成了一条河流，漂浮着许多银色明亮的影子。

铁匠是一个强壮的蒙古族汉子，此刻却在南方的一个村落破旧的屋子里摆弄着他的鼻烟壶。那年春天我向他讲起北方的白杨树和草原上的事情，他抽着烟，眼睛里充满了惊讶的神色。炉子里的火依然很旺盛，就像人的肝火与脾气。木头有时候会啪的一声尖锐嘶哑地喊叫，然后像烟灰一样熄灭。沉默了很久，他终于放下烟袋，说，我给你唱些歌吧，好多年没唱过了。

如果记忆没有错误，那就是一张古琴。竟然是古琴，铁匠粗糙的手掌抚摩着琴体，却有一种想象不出的合适。黑色的古琴，残破而衰老的样子，用几根麻绳捆扎着开裂的地方，漆片已经开始剥落，像泥土一样松软，震荡一下，音乐和漆片就像洪水一样倾泻在地上。他的嗓音稍微有些颤抖，脸上有些焦虑。炉子里的火苗有节奏地跳动着。古琴的声音刚开始浸润着温暖的书香和木头的陈旧糜烂的气息。南国的雨水影响着铁匠的心情和思考、力度、呼吸、手指的劲道。琴，断裂的古琴，甘苦的生活，这是忧伤的全部。

铁匠大概是在1962年来到这里的。我只是听别人说过他为了逃荒而来到这个村子的。他善良、憨厚，是典型的北方人。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却是蒙古族的。我那时候时常将北方和蒙古、黄土高原联系在一起。据祖母说，在那些年经常有人向南方逃荒，饥饿促使他们离开北方的土地，去南方寻找一种能喂养身体的水稻。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吃稻米，有时候乘坐火车，走到淮河附近的时候，车窗外可以看到许多排列整齐的稻田。村子里经常有人听到他在耕田的时候唱些古怪的歌谣，据说就是蒙语的古歌。把他比做理想主义者或者流浪者都是过于浅薄的事情。他仿佛除了劳动之外，就是唱歌了，那饥饿的歌声，激昂的情绪，常常会使我陷入沉默。离开家乡这么多年，我开始习惯似的想念铁匠的歌声，那是属于北方、蒙古高原的青草哺育出来的纯洁音乐，不为世俗的曲谱所污染。

在祖母居住过的那个大院里，有许多高大的梧桐树。南国的雨水打落梧桐树的叶子，雨后，祖母就一个人慢慢地打扫着。后来祖母去了，那些梧桐树似乎也在经历了岁月疯狂的扫荡之后渐渐干枯了。看着满院的落叶，寒风吹来，

枯碎的月光淡淡地洒在院墙上，我有一种随风而去的茫然。祖父独自居住在这喧闹的世间，脸上也是不胜孤独的落寞。在许多的树木之中，我独独爱着孤独的梧桐树，每到寒秋，绿色的叶子变成灰色的碎片，那虫子叮咬的疤痕和鸟粪粘在一起，满是凄凉与辛酸。

我所有的爱与悲观，都与这古老的文字和草原有关。我是草原上悲观的黑骏马，等待着回到我的世界。你是我艺术的主人，你是我文字的良心与健康，你是我孤单的灵魂，失去方向地悲壮地撞击大时代干枯的河泽；你与我生死都在这高原上，你是我手掌里的雪水与阳光，是我奔跑的时候扬起的尘埃。

在庸俗的世间，只有这些乐器和我一起独享寂寞。也许，在真的艺术上，我也和那个铁匠一样孤单、愤慨、无奈，但是却无比骄傲。马头琴，二胡，古琴，还有竹笛，这是一颗残疾的心灵赖以生存下来的全部。蒙古民谣，高原的水土哺育出来的浩荡如远古的大河一样的乐曲，卷着青绿的牧草，将我对青春与音乐的理解打碎了。我只能在草原上顺手捡一些羊骨或者腐朽的碎片，抚摸着野马湿润的蹄印慢慢地向北方的雄伟山麓与浩荡的大河走去。青春的古老手卷和草原忧伤而明媚的爱情，逐渐在时光中磨损了光泽，只剩下我们年轻的时候写下的那些不老的情歌与古怪的字体，缭乱如这蒙古高原帐篷里凄凉的音乐。

我掌握了质地坚韧的异端的草原上奔腾的音乐的时候，我会逐渐对往事产生一种期待。红色刺绣的古卷，描摹着音乐与演奏的乐器之间另一种隐秘。龙凤纹路的古木，那是纯洁的音乐坚固的质地。乐器的设计与制作全部依靠手工完成，弦、弓、雕花、色彩都留有那双手的粗糙与野心。乐器放在书房或者城市孤独的阳台上，那音乐就喷泻出来，那双战栗的手和乐器已经没有任何界限，那手带着乐器古老的欲望，演奏着苍凉的年华故事，安抚着残疾的身体与冷漠的心灵。

什么是艺术？请你告诉我。

什么是青春？请你回答我。如果你不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背叛与伤

感。只是请你不要沉默，如果你不能理解我的质疑。

我用二十年的时间去理解你，我的生命与我落寞时的犹豫与愤激。我在淮北平原上的村落里等待你的到来、你的音信。

那是音乐的力量，淹没了我一度不可节制的愤激情绪，让我冷静下来，暂时忘记了文学的残酷和艺术的伪善。青草味道的音乐渐渐改变着我的性情和思考的偏颇，让我能摆脱常识的局限，尝试着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青春的意义。这样的音乐关心着你个人的苦痛，你无法不理解它，无法不接纳它对你的影响。

记得我以前跟随音乐老师学音乐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蒙古，谈到了那些草原上不死的精魂与骏马。

我静静地居住在平原上的一个村庄里。我时常想起那个已经失踪了的铁匠，蒙古人，坚强、健壮的蒙古人。会骑马、会喝酒、会打铁、会制作乐器的蒙古男人。

游牧民族的古歌，总是那样低沉，充满神秘感，给你绵绵不绝的力量和感动，穿过我记忆里的月光和黑森森的树林来到我苦寒的世界。比如蒙古的长调，绵延无尽的力量就像永远不能烧死的野草，会在死寂冰冷的冬天之后，重新在我的世界焕发生机。那声响就像是远古山谷里用骨器、石刀敲击火石诞生的音乐，闪烁着惊人的火花，点燃你枯槁的牧场，在情感的流浪与迁移，不停的漂泊中永远为你所有。那些原始、孤立、分散的音符在草原的动荡中有种种神奇的组合和拆解，一切都按照神秘主义的唯美方式来完成。在一次次的动荡和浩劫中，残留下来的音符记载着你新生的意义和异族文化的身份。没有规律和明显的趋向，只有血脉中不安的分子和季节的轮回，血液中激烈的执著的偏信。我只相信，这应该就是蒙昧的启蒙，伪善世界中的真知。它们是干旱的草原，荒漠中的绿洲，给你喘息的机会和余地。在污浊的世界中，它讲述的是一种清高的坚实，有力的实践哲学。那些古老的年代里，整个世界的游牧民族、半游牧民族不停地迁徙，流血，不知天命，不知疲倦。唯美的音乐充满着

虔诚的宗教意识和教义的精神，破坏着也重建着文明的世界。这样的音乐不能用现代乐器里的吉他或者贝司来完成，钢琴也不能，包括大师和精英，它只能用信仰来完成。游牧民族的音乐排斥着世俗的乐器，警觉而敏锐地寻找着它在这个世界上的知音，也寻找着它的破坏者和对手。它们终于或者即将结束游荡的生活，终结一种漂泊的历史。学习这种音乐的精华，必须全力以赴，艰苦顽强地实践它的精神。蒙古利亚、欧罗巴、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种种音乐在文明的进程中不断地混血，不断地渗入新的因子和新的精神。新的成分继续引导着欣赏者的审美和意识，与现世的世界紧紧缠绕，不断分化、凝结。我所说的爱情与艺术都在这浓密的语流与混血里得到了验证，你我终于在北方茫茫草原浩瀚苦海里相知相遇。从草原到荒漠，从金色的芦苇到锋芒不再，麻木的柴刀，隔着一一种粗暴，疼痛感的文字。这样的文字我不愿意简单地称为文学，它应该是能与我感觉得到的批评和天籁之音的蒙古歌谣相联系起来。我不喜欢悲观、阴郁的文字，我喜欢在阳光下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让神圣的音乐把我淹没。

夜色暗淡如水，如血液一样凝滞。凝滞的文字，泥泞不堪的笔墨，死灰一样的艺术与哲学，都比不上蒙古古歌的一个鲜活的音符。那么生动的艺术，如今我只能从民间老木匠的伤痕里去寻找，在他的整个六十年代的青春岁月里挖掘。那种艺术具有奇异的力度与韧劲，在严酷的精神折磨与身体的摧残下，像野种子一样遗留了下来，生活在他的伤口与血肉深处。梦魇与魔鬼一样的革命标语与口号无孔不入，那颗心也终于积满黑色的淤血，陷入痴狂的梦呓与风波的纠缠。活的种子却像病毒一样撕毁一张张的脸谱，像洪水一样肆虐，具有破坏力。鲜红的艺术血液，有毒的思想种子，叛逆的天性，演绎着悲剧与壮烈的人生。那种斗志与血性，在如今的人群里已经罕见了。在充斥着种种虚假、欺诈、无耻与逢场作戏的时代，我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人生传奇故事。生活更多的是在时间的冲击下淤积的黑暗的色彩，让人在现实面前变得无知与凶残，缺少对爱与恨的真正理解。

我在乡下的书房简单、朴素，适合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我在大量的体力劳动和各种耕作中解读我学习过的那些知识和功利主义与英雄的闹剧。理想主义的垂死挣扎原来只是一个瞬间的诅咒与怨恨，比不过这院子里的梧桐树这样

具有忍耐风雨寒暑的天性。

书房里有一张老木匠打制的椅子。木匠打制的椅子结实而硬朗，仿佛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一贯的为人原则。因为遭遇殴打而致残缺的身体和树木衰老的年轮，让我常常对文字的价值与力度产生颠覆性的怀疑与迷惑。当他在疯狂的人群中挣扎着爬着喊着，哭泣着，祈祷着，我感到了一种压力和精神上的折磨与恐惧。他每天孤单地坐在院墙下，像是绝望的基督，他的艺术与原则已经被钉死在唯美的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面前，他只能坚持表示自己的骄傲与不满，然后每天看着时间和疾病的可怕病菌将自己折磨成怯懦的样子。在犬儒主义的艺术大行其道的时候，他平静得如死水一样，用沉默表示自己的轻蔑与不屑。木匠通晓一种山西的皮影戏，经常和我说起山西的晋商，买卖和钱庄的事情，晋中秧歌，那些民间的艺术，还有皮影戏里的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道白，还有戏剧上的花色脸谱，忠诚与奸邪之辈，都透过色彩涂满人的脸孔。他在山西漂泊过许多年，从内蒙古说到山西，他总会停下手中的活儿和我认真地描述。古史中的尧、舜、禹，都把国都分别建在了山西南部的平阳、蒲坂和安邑。这些地方他经常说到，但是我不大记得与这相关的事情了，只是看着那生动的木器，陶醉在木头的香气里。他的旧军装打了许多补丁，丢在院墙边的木箱子上。他有时候和那个蒙古的铁匠一样唱歌，只是我却听不懂那音乐的内容与意义。后来只记得那皮影戏里的木偶的玲珑、精巧、布满心机的设置。精致的木偶像是被禁锢的巨兽，和老木匠一起挣扎着，在病苦中艰难地生活着。阴森的土墙、悲凉的歌调、伤残的心灵，再也不能用残损的手掌抚平这内心的一片荒凉和废墟。老木匠青春的血液已经在岁月中干枯了，他只是一个角儿一样的人，历史不会怜悯他，艺术也不会怜悯他的悲惨命运。

我在那长满爬山虎的土墙下和他一起唱歌，面对仓促的岁月，面对冷漠的土墙，也许沉默需要的是比咆哮更多的勇气。土墙的附近有一些杏树和桑树，也有矮小的梧桐树。我在黄昏的时候独自沿着那长长的土墙走了很久，春天的时候院墙上的草籽会开出鲜艳的花朵，粉白、湛蓝、赭石，还有我熟悉的牵牛花和丝瓜，死火一样破灭的文字与理想都只能默默地与这土墙独自对视，与这花朵的荣枯和憔悴对视。我看到面无表情的老木匠时常对着这墙发呆，混浊的

眼睛里充满冷漠的泪水。光线刺激着他的眼睛，让他流下泪水，他却更加坚定娴熟地雕刻着他的花朵，那木头上的花朵，有着淡淡的清香。病苦与伤疤都只能增加他的耐心，让他郁结起孤傲的心性的火苗，烧焦这土墙与我忧郁的笔墨。木匠的手不知道接触了多少种树木，它谙熟水性，瘦弱却坚硬的骨头时常会在夕阳的梦境里击中我脆弱的心脏，让我面对这土墙和树木茂密的阴影颓然之后陷入激烈的情绪之中。那土墙上的野花开了又谢了，风吹来又闪过去，那尘土也一点点地落在老木匠斑白的发丝里。那风也有一种野性，不断地刺痛木匠发涩的眼睛，那精致的工艺和颓废的艺术轰然粉碎了，磨蚀了。木匠年轻的时候骑马在北方的草原上的照片我还保留着，银白色的马鞍和乌黑的牧人的鞭子似乎还在空气中发出几十年前的回响。迷茫中，我总担心那土墙有一天会倒掉，把他所有的心血与经营全部埋葬。那苍凉浑厚的调子，激越昂扬，紧绷的琴弦，死寂中迸射的火光在夕阳下显示出迷梦一样悠远的清响。

1999年的时候我去西安，寻找黄土高原下埋葬的兵马俑。高原上有一条母亲河，洗净了我骨子里的肤浅和血脉里的病根。苍莽的黄河暴躁地奔流着，左右冲突，拖拉着泥沙和污浊，卷走了号叫与愤怒的声音。黄河的浑水哺育的铁锈一样色泽的野高粱，粗脖子的高粱，北方的气势全在这条河流的影子里了。我站在高原上孤单的小树下，看着河面蒸腾的烟雾，尚欠火候的文字在河流的冲刷下撞击、溃散、流逝，最后沉入水底。羊皮筒子并排捆扎在纵横交织的木架杆上制成的羊皮筏子，漂流在污浊的黄河水里。黄河，绳索，就在那个传说中以信义和气节发源的时代，黄土高原和北方的水土应和着汉字的结构，在对艺术的屠杀和犯罪中，保留着沉默与祭奠的悲切。野生的蜀黍，风流的史书，黑色的酱汁都在这母亲河里得到了化解，汉语的锁链沉重而铿锵地敲打，会粉碎虚假的灵魂的嘴脸，以告慰淳朴、健康、养我性命的忠勇汉字，艺术的良心。

我想起古筝，一种有骨骼和人格的乐器。那乐器的音质和阴鸷的世相与演奏者的性情，为历史增加了许多悲凉慷慨的惊人变奏。低沉的音乐像黄河的愤怒卷向理想主义背信弃义的叛徒，在偏执的神经气质中，找到了宣泄的途径。腐败的木头打制的琴身，木匠的双手调制的琴弦，在乱世之中音质凝重、低缓。灵与肉的纠缠最能考验演奏者的心力、功底和耐性。沸腾的浊水带着高原

的蛮力向山谷漫延，丝弦由平淡而归入浑厚，万马奔腾，翻江倒海，如泣如诉，惊涛骇浪一样。耻辱者的音乐与悲观之间隔着一层破纸，身处旷野被埋在地下的古琴，那音质究竟有着多大的魔性与阴暗、仇恨，又有多少失望与愤慨，只有这莽苍的河流来回答我。流水如烟雾一样漫延在你我的悲哀文字中间，彼此，已经用不着掩饰自己的肤浅与虚伪。

那年路过山西，我想起了老木匠和我所说的那些往事。我辗转一个星期，慢慢看完了五台佛光寺唐代壁画，平顺大云院五代壁画，高平开化寺宋代壁画。年代久远的壁画和高耸的木建佛塔，让我隐约意会到老木匠意味深长的话来。那艺术的终极应该是什么？是一座钱庄还是深山的佛寺？也许都不是，当一个人真的走投无路，那么要生存下来首先是要学会反抗与愤怒。后来也看过芮城永乐宫元代壁画以及娄睿墓北朝壁画，鲜活的人物与天真、古朴、粗糙的造型都被那墙缝里的虫子吞噬了，只留下空荡的寺院，一座空山，一条大河终年流淌着。

然而，我终于发现了一种世俗之外的音乐。

在那个仁、义、智、信在中原大地上萌芽并奠定文明的根基时，春秋时的楚国最早出现了绝美的乐器，那就是古代的箜篌。这种乐器的演奏技法和制作方式在经历了失传之后，重新被发掘出来。古老时光沐浴着这质地坚硬的红木乐器，它与野兽派画家和印象式的音乐都有一种本质的不同。长形的共鸣箱像琵琶一样的制式，使用竹片拨奏或击奏，这便是传说中的卧箜篌。此外的一种被称为竖箜篌，这种古老的弦鸣乐器的音质奇异，与我所知道的骨笛、埙、陶笛不属于一路风格与血统。那优雅的乐器经波斯传入中亚和印度，带着一种野气和天生的混血儿的叛逆，将深沉浑厚的美的血液植入古代悲凉的西域，却被现代的文明人翻译成“竖琴”。但仍然没有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中保存的唐代箜篌残品更有神韵。但是，日本的水墨一样的古建筑与这乐器有一种神合，就像金阁寺里那个僧人，那个有着纵火欲望的神经质。

翻阅辞书，知道了英文中的“Cank”、“Harp”和汉语言中的“箜篌”，都只是同种乐器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名称。古老的箜篌不属于奢靡的音乐，却有着

异样的华丽。琴体往往装饰着凤凰的头像，就是那炼狱的金翅鸟、不死鸟。这样的形制直接改变了这乐器的隐秘的意味，加深着演奏者的高傲心性与不羁的血勇之气。我很难断定那为了这乐器而惨烈地牺牲的勇士，那种美的局限与辉煌。就像这琴首的凤凰，艳丽的色彩，透着凄厉的目光，寒光在深夜里泛起，艰难的阅读停止了，剩下的就是倾听这久违的乐曲。我神往的风首箜篌，在东晋时自印度传入中原，明代后失传。而今の替代品雁柱箜篌不过是粗糙的音乐师的游戏。那凤凰的悲戚与美丽已经见不到了，它只属于传说。

谷雨，白露，然后是冬天的突然来临。很长一段时间，乡下书斋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并不是我想得最多的问题。院子里的梧桐树吮吸着悲凉的雨水，片片落叶打在我的脸上。我只是对那失传的风首箜篌感到不解与着迷。老木匠的歌声和蒙古男人的忧伤都不能解开我的迷津。他们一生漂泊，背井离乡，凭借手艺生活下来，却没有组成一个家庭。老木匠已经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那堵土墙下孤单落寞的身影却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想起他雕刻的那些木器中，浸渍着他性格的木器，似乎就有这样的凤凰的木刻。那一身是病的老木匠完成了他的艺术，那是一只远古的凤凰，栖息在荒凉的人间冷漠的角落，潜伏在荒草蔓延的土墙脚下，一只受伤的惊魂落魄的鸟，号叫、嗥叫、流血。春天，水流花开，灰色的墙头草和爬山虎掩盖了它的光亮，老木匠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已经很模糊了。他年轻的时候穿过的草鞋和补丁衣服，丢弃在光线阴暗的房间里，木头箱子发出酸甜的气息，除了油纸，一双青灰色的布鞋，雕刻的朱红木器，脏乱的年历，樟脑丸的气味之外，还有一种令人失望的压抑与晦涩。

我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回到我的老家，我的祖母居住的那个大院子，也感受到了这种压抑与惆怅，以致我看着院子里的梧桐树，想到不同的人生与不同的命运，我会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念头。那高傲的传说中的凤凰在南国的雨水中挣扎着不肯垂下高贵的头颅，而我面对满院的荒凉与梧桐树的落叶禁不住流泪了。祖母曾经很擅长一些针线活，在厢房的角落还有她留下的未完成的剪纸和用厚厚的布、用针线做的鞋子。常常以为，如果我能有敬爱的祖母一半的毅力与面对生活困苦的能力和勇气，那么我的艺术、我的文字将会像这南国雨水中凄凉的梧桐树一样坚强地成长起来，可以在孤单的人世间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抵挡一面，可以为自己，为我的艺术增加新的生命力量。祖母留下的那些刺绣

与针线品，用剪刀剪出的凤凰，还有那朴素的蓝格子衣装，风雨岁月，它们安静地躺在雨天潮湿的木箱里，只等我有一天能回到这里，与它们相遇。我一个人在茫茫世间不停地行走，不停地寻寻觅觅，和我的邻居老木匠，还有以前那个蒙古男人一样，需要独自去面对，去迎接生活中的种种伤害与伪善。他们漂泊在大千世界，走过无数个村庄，经历过太多风雨和人间的悲欢离合。最终回到这年代久远得已经模糊了的土墙下。老木匠的歌声我几乎淡忘了，但又似乎仍记得那旋律，低沉、回环、稳健，像大浪中一艘摇荡的小木舟。

这些音乐其实就是生活的全部。只有这些声音能将一个人的忧伤、愤怒、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过那么多地方，我的肩上沾满泥土和尘埃，一路风尘仆仆，这音乐是我唯一的知音，是我在极端苦闷中唯一的牵挂。苦涩而芳香的泥土，是我年华似水的日子唯一可以信任的，给我新的朝气与蔑视、仇恨、化解敌意的勇敢的心。乐音丝丝，艰难地与黑暗对抗、与虚无对抗，在温煦的水墨中分娩出悲悯的种子。弦乐有竹子的清脆悦耳，有雨水的阴柔与苦恨。

我突然在南国的淫雨天气里，感觉到自己灵魂深处的突然死亡。荒凉的世界，一片废墟被那北方的河水指引着流向远方的远方。也许我原本并不理解这些音乐的源流，世界之大，我所知道的觉察到的仅仅是世界某个角落的一些尘埃，一些微弱的光线。借着这些光线，我无法完整地向你描述这些音乐的诞生与历史。牧歌就像野草一样潮水般生生不息，不能被消灭，深深地根植于我的情感世界，我生命中的大陆。它不停地在燃烧中与我所处的世界决裂，决不妥协。但是它并不局限于思想的交流，它承担了你情感的重压，让你渺小的身躯不至于被黑暗的一部分压垮。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欣赏这种音乐的经验、体会，你不可能理解我所说的这些透露着神秘味道的音乐。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了光，那些异质分子的光芒。

获得真正的音乐，必须经历一个辛苦的过程，其难度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无人区冒险穿越一样困难。我追求那种激烈的音乐，它却能给我冷静。最美的音乐可以成全你的贪婪，也可以毁灭你所有的审美直觉，把你抛入无边的旱海。语言从来不是真正的障碍，蒙古文也好，阿拉伯文字也好，你的真诚可以扫除一切障碍。它们只是剔除那些虚伪的爱好者的必要程序和形式。漂泊中